

第 一 章

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历史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成就，不仅在于它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而且还在于它把这种结合贯彻到了包括社会历史在内的一切领域之中。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运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探讨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独创，是研究社会历史的唯一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恩格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项最重大的发现。

第一节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

一切较为完整的哲学，在其一般宇宙观中，都包含着自己的历史观。不过，在马克思以前的旧哲学中，历史观和宇宙观始终不曾得到过科学的统一：或者两者统一于精神，这就是纯粹的唯心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对自然的唯物主义观点和对社会的唯心主义观点相混合，在宇宙观上呈现出矛盾的状况，因而不能形成彻底唯物主义的宇宙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前者是它的一般宇宙观，后者是它的社会历史观。二者相互贯通、紧密结合，第一次实现了一般宇宙观和社会历史观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统一。

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产生和形成是统一的过程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首先表现在它们的产生和形成经历了一个统一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只是反映了它对整个世界和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唯物主义观点，而决不意味着这两个部分在历史上有着先后之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他们的哲学的时候，并不是先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宇宙观，再把它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中去，进而创立社会历史观的。这样做实际上也不可能。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它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对社会历史问题的唯物主义观点。因而辩证唯物主义的创立，也就意味着唯物史观的形成。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属于青年黑格尔派的时候，他们在世界观上是唯心主义的，在政治上则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但是，当他们在政治实践中发现旧哲学脱离社会现实和过于思辨的弊病时，便决心同它决裂，并且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现实，终于逐渐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经济生活的研究起了决定的作用。

另一方面 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又是从批判地吸收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中产生出来的。由于费尔巴哈“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 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他的自然观是唯物主义的 而社会历史观则是唯心主义的，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哲学研究中，特别注意的是使唯物主义的哲学向上发展，依据确凿的社会历史事实 特别是经济事实 创立了“从下到上”的彻底的唯物主义。

按照列宁的意见，马克思和恩格斯世界观的彻底转变是以1843—1844年间的主要哲学著作作为标志的。1843年夏，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最早得出这样的结论：要获得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整个大厦的栋梁”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被黑格尔所轻蔑的“市民社会（即社会的经济基础）”中去寻找。在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中占有重要地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不仅研究了经济关系，揭示了生产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而且剖析了异化劳动，肯定了劳动是人的本质。这无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还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建立，都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只有确立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把实践引入认识论才获得了充分的根据；只有深刻地把握了人的本质，认识的主体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可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般宇宙观和社会历史观的形成过程确实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

除此之外，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经济学大纲》等著作，也为新的世界观的创立奠定了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中，针对青年黑格尔派认为只有杰出人物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错误观点，第一次提出了只有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历史创造者的重要原理。接着，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唯物史观作出了第一次全面的阐述，其中包括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原理，并且对这些原理的实质做了集中的概括。他们指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①。这正是马克思后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

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实质的经典表述的基本思想。这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由唯心主义世界观向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转变的完成，同时也标志着崭新的唯物史观的形成。此后，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便开始了新的发展。

由于历史环境和斗争的需要，特别是针对旧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失足，马克思、恩格斯在完成他们世界观的转变时，特别注意对社会历史规律的研究，把着重点放在历史的唯物主义上面。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过程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先，辩证唯物主义在后；而只能合理地理解为，唯物史观的发现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的宇宙观的形成显得特别重要。因此，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先于辩证唯物主义而产生，如同把辩证唯物主义看作先于历史唯物主义而产生，而后才推广和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一样，都是不正确的。

诚然，列宁也讲过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的“推广”这样的话，但列宁是针对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和片面性来讲的。既然旧唯物主义是“半截子”唯物主义，它只做到了唯物地解释自然，却不能进而对历史也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那么当然就有“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①之必要。很显然，这里讲的“推广”，就是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的意思。而对于本来就已经把社会历史看做物质运动的一种形式的辩证唯物主义来说，就不存在克服不彻底性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排斥在实际生活中要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去观察和分析包括社会历史在内的各种现象。但这是世界观在实际问题上的运用，同作为整体的世界观和作为这个世界的构成要素的某个部分的关系问题，是性质完全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不同的两回事情。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任何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都不是单纯逻辑推论的结果，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对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和各个侧面的唯物辩证本性的把握。正因为如此，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来，我们对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和各个侧面，包括对社会历史和社会规律的认识，仍然处在极其曲折的发展过程之中，并且难免出现某些差错，产生失误。这种情况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原理，其中也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都只能从实践中获得，并且还要由实践来检验、补充和发展，而不能靠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去简单推论。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解决社会历史领域中的问题，不断地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命之所在。

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在理论上是相互贯通的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还表现在它们在理论上的相互贯通、相互渗透，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就没有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也没有辩证唯物主义。所谓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就没有历史唯物主义，是说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中本来就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这是题中应有之义。辩证唯物主义之所以是彻底的唯物主义 不仅是因为它唯物地解释了自然 包含有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而且特别是由于它唯物地解释了社会生活 包含有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因而没有辩证唯物主义 就意味着社会生活还未得到科学的解释 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还没有形成。反过来看 所谓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辩证唯物主义，是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标志 如果没有这个标志 就意味着彻底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还没有创立。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基本标志的意义在于：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揭露了唯心主义的社会根源。唯心主义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但是，这种错误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决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原因。唯物主义要彻底战胜唯心主义，就不能只是简单地宣布它是胡说，而要找出产生它的社会根源，对它作出科学的分析，并指出克服的途径。没有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任务是不能解决的。

第二，历史唯物主义使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真正获得了全面的巩固的基础。这首先表现在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彻底解决上。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特别是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产生和发展史上说明意识的起源和本质，并且说明在社会这个物质世界的特殊领域中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那末，要彻底唯物地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不可能的。其次，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即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创立也起着决定的作用。由于它正确地说明了“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①，人类的实践是社会的实践，是历史地发展着的实践，生产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和认识的最基本的来源，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也是认识的主体，这才使得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践观点得到了科学的论证。最后，历史唯物主义发现并科学地说明了社会赖以存在和得以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物质力量——生产力，从而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才最终地、有说服力地论证了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原理，建立起完备的唯物主义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内在联系，在马克思主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第 18 页。

义经典作家那里，应当说是毫不含糊的。恩格斯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①。列宁在说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可分割的联系时指出：“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②列宁在介绍马克思的学说时，明确地把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③。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完整世界观学说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把历史唯物主义同辩证唯物主义割裂开来，把它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是没有根据的。

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在社会作用是相辅相成的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还突出地表现在它们共同的社会作用上。在改造世界的斗争中，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共同构成的无产阶级的完整的世界观，一起成为人类的伟大的认识工具。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作用方面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由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这两重任务的内在联系决定的。人类为了生存，就必须改造自然界，以使自然界更好地满足人的需要。但是，要改造自然界就必须改造社会。因为人类只有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向大自然开战，这种社会关系的性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8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332—333页。

③ 参看《列宁选集》第2卷第580—586页。

和状况 直接地影响着同自然界的斗争。可见 改造自然界和改造社会的斗争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一般地说来 人们在改造自然界的斗争中形成自然观，在改造社会的斗争中形成社会历史观。但是由于改造自然界和改造社会的任务本身的内在联系，所以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也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从实践的观点来看 无论是改造自然界的活动还是改造社会的活动，都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 是通过人类的实践来完成的 所以它们归根到底是属于社会的活动的。这就是说，自然观和历史观不仅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而且都是要通过社会历史观来体现的。只有当包括自然观在内的一般宇宙观体现为社会历史观，并且真正付诸实践的时候，一般宇宙观才能在实际生活中真正发生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最集中地体现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作用 在于 它给人类指出了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方向 为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提供了可能。特别重要的是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理论，给人类社会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按照这个共产主义的理论，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胜利，资产阶级专政必然被无产阶级专政所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被改造为生产资料公有、消灭剥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科学思想、文化的巨大进步 最后必然发展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共产主义的理论 决不是从头脑中突然产生出来的，而是以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类的全部实践经验为依据，特别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工人阶级这一崭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为依据提出来的，并且是要经过共产主义

的一系列实际运动去实现的，它有着充分的根据，经过严密的论证，因而是真正的科学理论。它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信心和力量。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都是在这个共产主义大目标的鼓舞下取得的。目前，我国已进入了一个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历史时期。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这个总任务以及这一总任务的实现，无疑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成功运用，同时也是对科学共产主义原理的正确性的进一步证明。

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适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而与改造自然界的斗争无关。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如上所述，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任务不可分离。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从来就是社会的活动，人们只有处理好社会内部的关系，协调好人们的力量，才能有效地改造自然。只有当人们能够自觉地科学地改造和调整自己内部的关系的时候，也就是在人们真正成为自己社会的主人的时候，才能真正成为自然的主人。同时，改造自然就需要有关于自然的知识。尽管这种自然知识所反映的对象是脱离社会历史而独立存在的自然界，然而这种自然知识的理论表现形态，却只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科学同生产、实践的关系时指出：“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有自然科学？”^①马克思还深刻地指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第 49 页。

学”它“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 改造人的生活 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①。

改造自然的规模越大，社会性越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也就越密切。在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已越来越明显，因而作为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要。我们要摸清自然科学发展的规律，正确预测自然科学发展的远景，有效地组织自然科学的研究，科学地分析各门自然科学的社会作用，做出正确的自然科学规划等等，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唯物史观的指导。而以科学知识体系和科学社会体制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学，也只有以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的基础，才能获得真正科学的形态。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以及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这种由于生产社会性的加强而引起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系将更加密切，因而辩证唯物史观和唯物史观的社会作用也更加突出。

综上所述，辩证唯物史观和唯物史观无论从其产生过程、理论内容和社会作用上，都说明它们是统一不可分割的。辩证唯物史观和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以人类全部优秀思想成果为原料，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革命实践的基础上铸就的一整块钢铁。没有辩证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就不能成立；而如果离开了科学的历史观，辩证唯物史观不仅会变得残缺不全，而且它本身就不会产生，至于它的革命实践作用的充分发挥就更是无从谈起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是“我所主张的观点的一个核心问题”^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2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0 页。

第二节 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对立

很久以来，人们就试图探讨和说明社会生活的本质。各个时代的思想家们曾经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作出种种解释，并展开过多次有意义的争论。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社会历史观上唯心主义占了统治地位，即使在那些试图用某种物质因素解释社会历史现象的哲学家们那里，也没有系统提出过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因而也就不可能有严格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

自从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的对立成了哲学上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内容，而这个斗争又是始终围绕着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来展开的。

一、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社会历史观中则表现为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正确解决这个问题是解决其它社会历史观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

社会存在是指不依社会意识为转移的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标示同自然界的存在相区别的社会存在，它的最本质的东西，就是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物质的高级运动形态。社会运动也如同其他物质运动形态一样，有它特定的物质承担者，这就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因为只有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才是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离开生产，没有物质生活资料，人就不能够生存，社会就不能存在和发展。

把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规定为社会存在的本质内容，并

不意味着把人口和地理环境完全排除在社会存在之外。人口、地理环境作为人类社会存在的必要前提，也是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已经部分地包含在生产方式之内。因此，在“社会存在”的范畴中，没有必要再把人口和地理环境同生产方式并列起来。况且，人口和地理环境如果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就不能把社会存在同自然存在区别开来；人口和地理环境状况的不同，也不是构成各种社会形态、各种社会关系和各种社会意识之间本质区别的原因。

社会意识是社会的精神生活现象的总称，它包括人们的政治、法律观点、哲学、道德、艺术、科学、宗教等意识形式，以及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等。社会意识的最基本的含义和特征就是：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相对于社会存在来说，它是派生的、第二性的现象。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①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同存在决定意识这个一般唯物主义的原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这两种场合下，存在都是意识的根源，意识都是存在的反映，这是它们的相同之处。但是，社会存在又有着不同于一般存在的特点。一般唯物主义讲的存在就是物质，它是不依赖于任何主体的客观实在。例如自然界的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等等，它们都有其自身运动发展的规律，没有人的参与照样存在。历史唯物主义讲的社会存在则不然。社会离不开人，一切社会活动都是人的活动，而人总是具有一定的目的和动机，即具有主观意识和能动性。但是，这一特点并不能改变社会存在的客观性。列宁说：“所谓客观的，并不是指有意识的生物的社会（即人的社会）能够不依赖于有意识的生物的存在而存在和发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展……而是指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们的社会意识。”^①这就是说，社会存在的客观性并不在于它要排斥人的参与，而在于它是人一生下来就碰到的一种既定事实。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不是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按不依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发展变化的。社会存在的物质性，就在于它不以社会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

社会意识同一般意识也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从“意识是社会的产物”这个意义上讲，任何意识都是社会性的意识，这是没有疑问的，否则就把人的意识混同于动物的心理了。但是，社会意识同一般意识毕竟是有区别的。一般的意识是从总体上说明，它是人脑的机能，客观存在的反映，这里作为意识之根源和客体的存在，在概念上还是未加区分的，是包括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在内的一般客观存在；至于社会意识，则前进了一步，它是从其根源上并反映着社会存在这个角度来考察意识的。

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确定为社会历史实现的基本问题，就使得人们能够抓住社会生活的根本。

我们知道，社会生活是十分复杂的。但是，只要从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这一点出发去作分析，就不难发现，全部复杂的社会关系，归纳起来不外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两大类。物质关系是属于物质生产方面或经济生活方面的关系。其中生产关系构成全部社会关系的基础，人们的一切社会关系，包括私有制度下的阶级关系，都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思想关系则是属于思想意识以及以一定的思想意识为指导的政治、法律生活方面的关系。这种思想关系，是由经济关系派生出来的，人们由于经济地位不同，利益不同，就必然会产生出不同的意识、观点和感情。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331—332页。

只有把社会现象区分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进而区分出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揭示出社会生活中的本原和派生的关系，才能进一步正确解决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一切其他问题。否则，要在历史领域中坚持唯物主义是不可能的。例如，对国家政权的认识问题，就是社会生活中十分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如果单从本体论的意义上看，谁也不能否认，国家政权，以实物形式出现的军队、法庭、监狱等等是客观存在的，是一种物质的力量。但是，如果从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的意义上看从物质关系(本原)同思想关系(派生)二者的关系上看那就必须承认法庭、监狱以至警察、军队等等，都是根据一定的政治思想、法律观点建立起来的物质附属物，而这些国家的物质附属物是不能脱离政治、法律观点等意识形态而独立存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把国家称作“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①。因此，它们又都属于思想关系的范畴，是思想关系的物化形式。归根到底，它们没有一项不是由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的。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两种历史观斗争的焦点，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就是按照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来划分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是社会生活中第一性的东西，是社会意识的根源；社会意识则是社会存在的派生物，是第二性的东西。而历史唯心主义则在实际上以种种不同的形式坚持着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在其它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都是围绕着这个基本问题或在对这个问题不同回答的基础上展开的。

长期来，有些人总是企图用取消、抹煞历史观基本问题的方法来否定历史唯物主义，贩卖历史唯心主义。社会生活的多元论者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页。

认为，在历史过程中发生作用的各种不同因素都是等价的，它们是各自独立的本原，只有相互作用，而不存在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他们把历史唯物论简单归结为“经济决定论”，说它不能完全解释社会变迁的原因，而必须同时借助于其它社会因素。但是，在他们这样公开做出超越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姿态的时候，却总是把经济因素从属于精神因素之下。例如法国社会学家雷·隆哥就是这样做的。他一方面承认生产力、技术等物质因素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认为历史的动力只能从人的理性的认识能力中去寻找，归根到底推动历史前进的还是人的理性。

另一种对抗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是某些本来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的哲学流派，居然公开打出接受和改善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然后以“补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为名，去偷换唯物史观的基石。以让-保尔·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应是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或“历史人学”，应把他们所说的主观性的人的存在作为基础和出发点。萨特说：“人，不外是自己造成的东西，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这原理，也即是所谓的主观性。”在他那里，从存在出发实际上就是从主观性出发，由个人主观心理引出个人的存在，进一步再引出人的一切社会关系以至整个世界的存在。可见，这种存在主义哲学并没有回避了历史观的基本问题，而是唯心主义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仅无法“结合”，而且是正相反对的。

总之，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二者究竟谁决定谁的问题，是任何社会历史哲学都不能回避的基本问题。对它的回答，不是唯物主义的就是唯心主义的，超越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第三种独立的历史观是不存在的。

二、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 历史理论及其根本缺陷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历史观总的来说是唯心主义的，但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更有丰富的思想材料、经验教训值得吸取。

人们在探索社会历史的曲折过程中，最初往往把还不明其原因的现象归之于偶然。但是，这些偶然事件的力量却是那样地顽强，统治压迫人们的时间又是那样地长久，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进一步去探求这些偶然事件背后的原因。神学家用超自然的作用，即用神灵的意志来说明历史过程和人类的进步。客观唯心主义认为人类的历史决定于某种社会之外的神秘的精神，这种神秘的精神实质上不过是上帝的别名。主观唯心主义把人们的思想动机、意志当作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认为社会历史是按照英雄人物的意志和思想来构造的。这都是用人造的、虚幻的联系来代替社会历史的内在的、真实的联系。循着这条思路，是不可能达到历史的真理的。

与此不同，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其中包括大多数唯物论者则试图用某些物质的原因来说明社会历史现象，并提出过一些有价值的论点和推测。

在我国先秦儒家哲学中，就有不少重视经济因素的唯物主义成分。如孔子主张先使民“富之”然后“教之”。孟子提倡“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制民之产”认为“民无恒产”则“无恒心”，主张把发展生产作为“德治”的基础。

我国汉代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在探讨社会治乱的原因时曾经指出：“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论衡·治期篇》）他认为社会的治乱和国家的安危都是决定于时运和历数，而不在君主的有

无贤德，政治的是否清明。这种看法有部分的真理。因为第一，它不用上帝、神的直接作用来解释历史过程，而主张去寻求历史事件的具体原因（自然原因），这就反对了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神学历史观；第二，它力图说明英雄人物的行为要受到某种必然性的制约，这对于那种寄希望于圣贤明君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无疑是一种批判。但是，王充并不了解社会治乱的真正原因，而将这种原因归之于时运、天数和‘岁之饥寒’等不可预料的自然因素，这就不仅混淆了社会和自然的界限，而且最终必然导致宿命论的结局。

在欧洲，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一批先进的思想家勇敢地冲破了中世纪神学唯心主义的牢笼、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因作了持续不断的有益探索，提出了不少颇有价值的论点和问题，为唯物史观的创立作了理论准备。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作为反封建、反宗教的资产阶级民主战士，曾提出过“人是环境的产物”的著名原理。但他们所讲的环境主要是指政体和立法，而政体和立法的好坏，又完全是由人们的理性决定的。于是他们又提出了另一条相反的原理：“意见支配世界”。这样的观点无疑包含着部分的真理。因为一方面，人确实不能摆脱环境对人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意见也确实对人的行动有很大影响。如果只看到环境对人的决定作用，而看不到人也能够改造环境，这就抹煞了人的能动作用，不能不带上宿命论的色彩；而如果只看到意见对人的行动的影响，不去进一步探索意见产生和发展的原因，那就免不了得出唯心论的结论。事实上，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正是在“意见支配世界”的结论面前止步了，没有、也不可能继续去探讨产生意见的更深刻的原因。于是，他们就陷入了“人是环境的产物”和“意见支配世界”的不可解决的“二律背反”之中，最后不得不把历史进步的希望仍然寄托在少数天才人物身上，认为“必须有天才，才能用好法律代替坏法律”（爱尔维